

列傳

1004
109
121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彭乘

稽顛

梅執

司馬池 子旦
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孫英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狄棐 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士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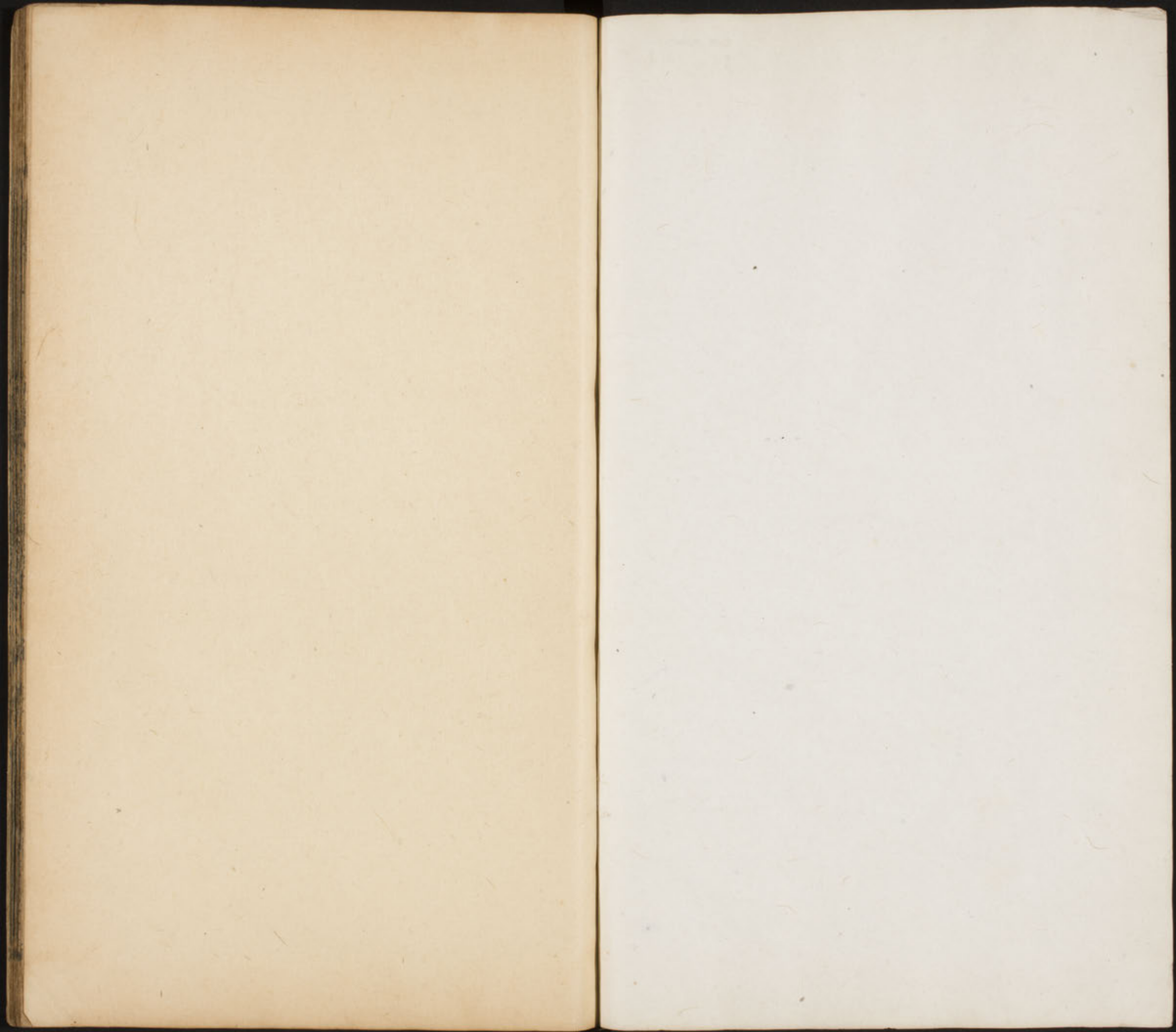
孫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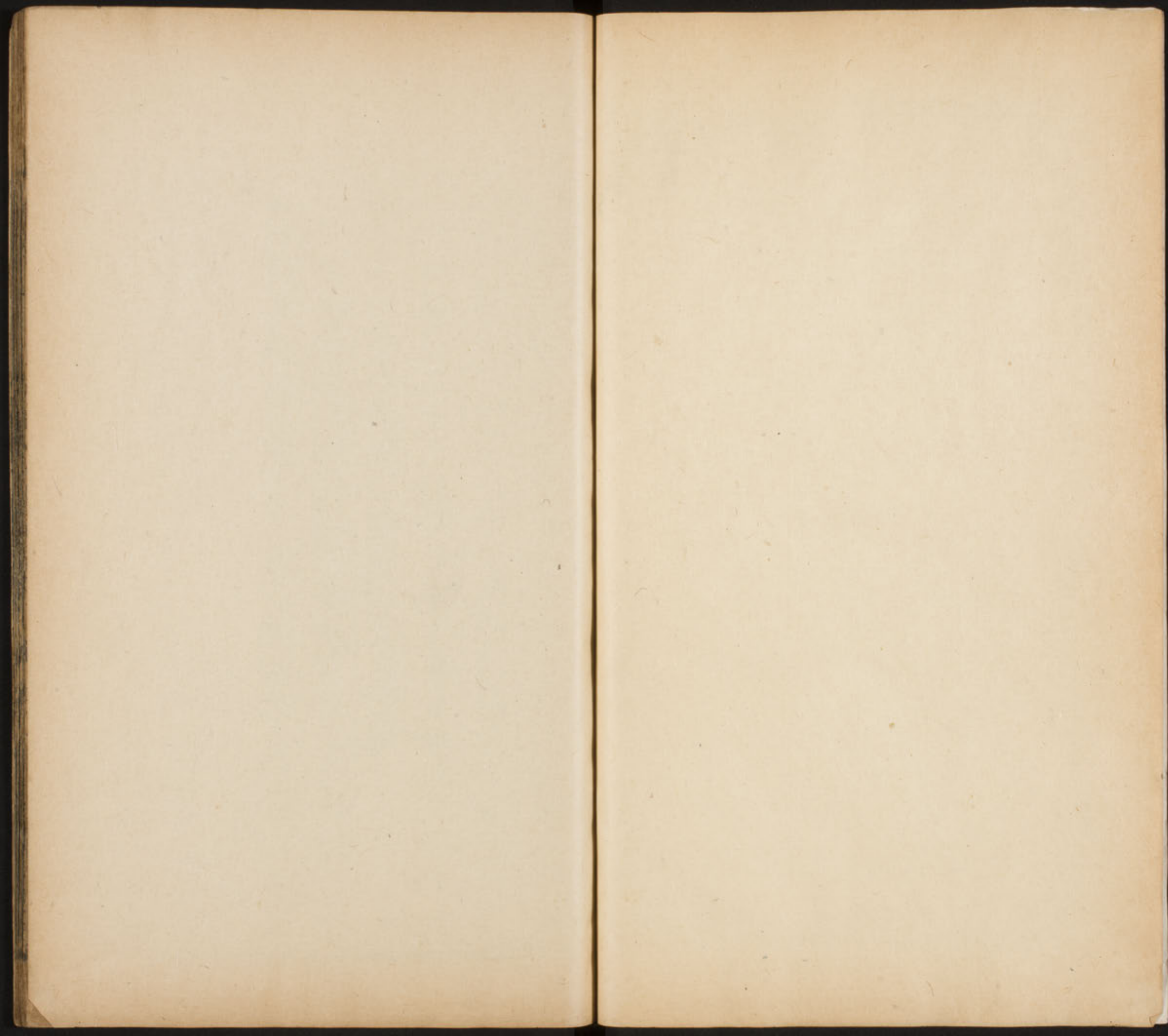
崔懌

田瑜

施昌言

明監本宋史 卷七十五





此詩見口八百里黃龍其以流...
可以...
...
...
...
...
...
...
...



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
 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
 楊偕馬絳改少連十人請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
 毋不當輕議繼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
 等至中書丞相曰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語夷簡曰六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
 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

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
 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閣有詔亟馳出城
 頃之從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
 在堯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嘗遇事
 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
 初道輔與其父里中餽郭執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
 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
 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垣
 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
 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檢人之言入矣會受詔

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
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
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
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為上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
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
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
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為治有條理遇
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黜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

由通判陵州為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
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為小鵠宗翰伐石為址治鐵錮
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
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
用者一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
召為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
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繅帛以奉先祀至
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
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請自今襲封之
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領他職

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
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
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
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以太常
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
言惟演險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奸狀已萌懼幸速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
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

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
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
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
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
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
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
兼左述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
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
又坐鞠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
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監鐵判官曹利用貶死

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墮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廻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

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起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人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

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
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
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廻薦通
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
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廵捕官而不察舉
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
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
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
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
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之

必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
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
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
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以路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
不可還一內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錄王欽若既死詔中其像茅山列於仙宮隨言欽
若國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宋子
維以詞臣以換武職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
帝既益習一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
專稟帝言一太后不宜歎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

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
見之際踴而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
之高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
頓望以容奸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
僭逼為拙以至貪殘圯其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
請行中儆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司判吏
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為奸改三司益屬
副使使莫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為有司劾奏
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召為戶部副使改天閣待制下旬日卒隨輿孔道輔
曹修古同誓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時事明銳敢
行在蜀人號為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
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
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
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
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
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此有年餘八十尚仕班行心力
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

自言特與遷官致仕初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
如故事因著為令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
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為所言
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
與知雜事同今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用
立命答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
百僚所法而怒躁七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充公議司
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七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曰
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和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坐安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
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
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
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
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
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為開封府判官
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
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

賢校理錢駿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偕郭勸
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
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
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
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
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旣
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
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
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
錄其壻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修古無子以兄子覲

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睦性
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
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
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
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
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卒曹氏自修古以直諫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
覲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
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

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
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
霍亮爲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爲辨理得免
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
言綬有辭學行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
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
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
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

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
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
世闕不可以儼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
求多忤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
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教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報輸
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
虜交信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
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場率其族來歸且言

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河請自德明納貢四十
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委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
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
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
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
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小過事又降兵部負
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
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
又徙成德軍盜起華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
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

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
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
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爲闖者
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者再上不
聽又廷爭累自卒既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
就齋次帥群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
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
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致任子爲齋郎足
矣及言爲侍讀曰吾老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

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為太常博士會
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漢安懿王典
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之免除
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
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為試祕
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為令有治
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
道經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

以本省丞為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
府事遷為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
奏息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為博士通判天
雄軍太后崩召為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
耶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
雖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
史伏閣遂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
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觀戒
諭自今有意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對且
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乎遠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

敢據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崔元
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事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執默
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疏入不
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
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首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
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
貢狂瞽竊痛陛下履聖之具美之膏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溼肝膽披情悽
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
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况聞入道
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
為族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
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
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不衆賜召豈非
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
右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

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措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誚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聞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遺書不暇彈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為貨少遵命郡縣上簿言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適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

者全誠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奸而州縣簿書最
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之乎有
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
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
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
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款
未及綴屬少連已挈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
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
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董余盡其理徙使淮南兼
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崇宗

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
史知雜事踰月為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
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直學士知涇州改
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
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
如流不為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藟藿為之不採當天聖明
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
舉朝政亡大闕矣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
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盈隨言修言迭為諫官御史

二百八十八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
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
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
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列傳卷第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宋史二百九十八

開禧面司權國錄軍國事兼攝國史領經筆都總裁

勅修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

里會
孫朴

李及

燕肅

子環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
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闕有從宦之
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
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

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
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
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隨
書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
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
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負教育之業父卒既葬有井
露降于墓栢人以其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
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
改夔州路轉運使命置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
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

去因遣人間之其出黑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內
銓三班院爲群牧使既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
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郊論請贈官
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
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
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又補外而未嘗自言對
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
質重寡言性絕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
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

少工云

縉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三曾知青州徙天雄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

爲學謂其子弟曰吾曾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今其弟化基請堯封編次其文彙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縉穎字公實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浙鐵官貸種食已而省償頗急挈三僧乞食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權殿中侍御史時歲有災吳引洪範上變戒曰三考惟歲謂三總祥更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子春地震子夏雨水子秋一歲而變

三百九十一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不至而丁寧戒告也伊
洛羣孽源流慮公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濱助黃河
溢焉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躬責修德以回上帝之
眷使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徒聞封
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違宮人章官鄭玉醉
呼歐徽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
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
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空用和除宣徽使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
大將軍李繼隆亦軍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

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
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自召
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
有體以為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
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
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
徙蘇州入為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
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
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

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蓄墊以疲民
奏用州兵伐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
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
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
中卒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為人平居
未嘗問生業喜為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
陽莽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池
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
以蒲坂寶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聞乃開崐口道自

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為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為
捨迂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眾不以為然未幾山水
暴至壚車人牛盡沒入河眾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
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
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
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
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歷建德郟縣
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
谷問令問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

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
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
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
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
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
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
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為群牧判官辭不
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
公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
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

者皆入利用貶其黨及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
言于朝稱利用和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
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
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
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信馬
司司馬馬有羨利之遺管事下群牧司因無羨利繼明方
用事自命置使卒皆以府會為其地獨不可除開封府
控官教至開門為繼明黨所沮罷分權州權利州路
轉運使知鳳翔府不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
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

字四百八十八

鳳翔有疑徵上徵大理轉復下據為惶遽引咎池曰
長京著政事所疑非諸君端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坡陽鎮巡檢及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
復言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里港高書兵部負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喫
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
平果敗更戶部度支監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
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
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以劾劇非所長又不知吳
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以江鈞張從革劾池決意

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奏
池會更有盜官銀器撤州徵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
賣禍中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
私請以知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吉州卒子且光自有傳從子里
且字伯庸清且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辯以
分任為舉省被書即置郵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
人同著家身全銀市堂堂變金為好使十年不決日
取宗一閱情傷立見無更十數輩害者以直又并元
慶亭欺鄉里莫敢誰何且擄致于法時且年尚少上

下易之自是黨服吏請遂因謀接民旦言蝗民之仇
 宜德自捕輸之官後者為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
 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之食群盜剽殺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捐福於是爭出粟
 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飢首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
 京百萬倉時祁棘太原空之僚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
 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意嘉然旦每獄必窮根株
 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精以獄為恥市貫大溪賈朝
 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身復不勞而成時王安
 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

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
 緩必成安不聽秋大霖雨以苦之多自經死役竟
 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是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
 理使事再監鳳翔太平官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
 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
 欲奉養者完父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
 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
 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
 助焉及光被明下侍郎召回辭不拜旦引太義語之
 曰生平謂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先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
聞此皆欣然稱曰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
屬入賀得官時且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
其從兄三稟且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
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
爲妻且驚馬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且生於丙午
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
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

即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士字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武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

籍爲廊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
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事不以假借性廉靜質直
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察官榜
父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
卿而卒

朴字之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室上
書論辯得罪純仁責求別疾矣明客至必令朴導以
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
恩爲官宏死衣跣履樞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
不法轉運使王以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

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自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業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遷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且以爲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論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孳開封儀曹趙鼎爲伊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撫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盡忠釋之徽宗崩朴與表使朱弁在嶽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

請教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憲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單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具州觀察使官爲學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諸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

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
所為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
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
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
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為
淮南轉運使綱天常以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
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自
書樓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
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綱善如故於是
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

夫召還旬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
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
部尚書謚恭惠及綱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綱下吏
而樂綱道人之善在綱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喜宴游一
日員綱雲出郊衆謂綱當直酒召客乃獨造林通清談綱暮
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
在河南杜衍為提點刑獄問與衍會而具甚綱疎綱海綱池
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綱張綱文綱粹
鑿綱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令綱統
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為綱後

孫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穆元遠反時率其屬迎符音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遊學夏造士福鳳翔府觀察推官冠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犢民訟有違違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請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提點廣南東路運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鬪者爲息耳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

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法用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諸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肅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高州徙清州屬歲赦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爲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視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宗祁同按三朴律即刻條考擊令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

直學士知穎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平肅喜
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毫
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言木折竹管造指高言三
鼓一車及歌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文臺考於
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夫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
其法州郡用之以使暮晚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
潮圖著海潮論二篇于度採璞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
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
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戶部判官以

伐閩淺始命權發遣遂以爲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
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言悉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
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交捷禦之埽賴
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
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向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
還奏無足慮權河光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
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
兵馬鈐轄入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
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權河
北蓋度言川峽不擁酒河先不禁蓋此祖宗順民俗

不易之制也權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為瑕丘尉縣人嘗為盜瑛榜諭曰今

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為人

所不肯為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

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稍強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

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

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為善最

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

香藥奉寧相內侍人目之為香蕪遂以徽猷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

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

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

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寵為龍圖閣直學士未

數月為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

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全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

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為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

賜諡明毅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

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

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

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厝
通判眉許言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爲
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官人屬吏堂言火起
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脩德應變有司乃欲歸
咎官人以此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認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
三司度支勾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
淮發遣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
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德裕皆嘗爲江淮河南轉
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下哀下顯宗劉師道亦止

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
議後卒移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
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
按斬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
馬墾所爲溉田八十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
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
戶部勾院歷戶部度支監鐵副使安撫梓潼路擢天
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大
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
入自可附驥去也遂廢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

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政應天府累遷左司郎
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
學漢文公羽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
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揚日嚴在蜀有能名
堂素不燃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
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
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濱祠又毀后土及劉禪
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
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
吏部侍郎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

施好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六
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
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制樂六樂鐘
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
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
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
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
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
和寇遠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

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首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去前將以帛縊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斬殺平民誅之而罷贖州境權安環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為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修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為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

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由系年久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為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閣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里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皆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

緩與之期不踰月蓋輸所負羅處約使江來以亮治
行聞擢知漢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
建叱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
福州蘇少簡為亮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
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
長嘗殺人以赦免命心驚橫為閭閻患亮怒其奸誅之
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
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
御史真宗即位上言陛下初以重賞宜速而所在
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

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
封地身勢重難隱易生

道契丹初歲南侵河朔

其言以亮為可用王均

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

亮出原案裁其價人賴

誤者八十九人至關下

從此特百之一餘嘗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百

悉宥之加百吏皆受

聖鑒其錄以示保全親愛之

屬欲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

又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平

全活十餘人城中米斗千錢

以清名問蜀事人咸避賊誅

蜀政安盡誅之亮曰愚民脅

服山林者衆今不資之反側

是是誠一均生一均也帝悟

遷寄時諸州皆平歲久泉涸

四百七十八
而官督所負課數悉蠲
廢其并又除屬部書
縣有二命卒則攻為
死者四入亮成貨之曰
法意也從吳州行次江
十舟適至亮移之守
皆入款而吏不之救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
進一及者家屬二百餘人
前深質其妻子於富家

兩廣百人亮言其
官物二百餘萬
聞惠人共謀殺之
為民去官而反
州屬歲旱民飢
養以振貧民固
罷官雜令民轉粟以相賑以
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
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蓋戶
悉取以還其家海船久不至

使招來之明年至者以
賜宴以勞之是歲東
貢方物泰山下歷知
部侍郎梅知果州從
大濫調兵禁堤而工
詔禱在負祠下明日
入為御史中丞建言
未葬者得輒祈明
又徙江寧府仁宗初
書都省兼知審刑院

其初珍化員大集朝廷遣中使
亮敦諭大食陀婆離蒲舍沙
洪一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
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
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奏
為之却出橫沙數里限遂成
民父祖未葬而祈后護自今
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
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
書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

府以太子少保致仕。主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不稱曰。夷簡以時從。其公家事。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劄志曰。嫁女當與縣令兒。和亮曰。非爾所知也。陳魏中梁適為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為善。字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為知人。亮忠肅。人不以為是也。子仲甫。為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遼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天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為大理。可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童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實諸法。一縣大登。擢州竹場。有偽為券給輸戶。送官者。直爭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偽者每遷殿中丞。徒知鄜縣。若吏曹。贖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腴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為善吏。至晚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詭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緝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柳徽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待親於是知臨津縣等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亭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魏軍詔罷貶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

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其有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

四百八十八
以備盜自贖時剽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
德質捕之德質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
害者曰白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
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質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
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質通州或言幸陰人張元走
夏州爲元吳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陵察出入飢寒
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
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味厲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
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

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以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
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
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緡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
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
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愆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
北使羅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
除龍圖閣學士分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
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
使不和不得爲無罪乃請還滑會河溢魚池竭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虜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更諄希亮堅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書劫張郭鎮魏濮州通判并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下逾月悉擒其黨淮南凱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奏傳代之轉運使調重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二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洽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有壽春者以謀反誅還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軍自是不安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佗而流之盡其餘於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鹽官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二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

亮被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濟會接待契
 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在
 塘河役兵數其首周元自稱周文王震動汝洛間希
 亮聞之即日輕騎出發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
 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
 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
 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
 然必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以徇流軍校一人
 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大猾有號崑道虎者敗康及其女幾死吏

不敢問希亮移捕其急卒流汝島又劾吏縱坐是
 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誅相民產數十家獲小盜
 使必自誣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
 不允移知鳳翔會要文十二年主者以獨敗為百歲
 飢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
 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言民皆便子問使者入朝過
 秦州經略使以春禮事之使者請留月餘傳令
 什器縱其徒入市掠販食民口皆書問希亮聞之曰
 吾嘗三美丹使得其情後者初不較暴橫皆譯有教
 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

乃使教諭使持符告諸郡曰人吾境有秋毫不如法
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有至羅拜庭下希亮命
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
太常少卿檢有盜法當死檢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
吏遁去希亮以前議獻于朝而希亮之議是檢官懼
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
餽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滌士之貧者既
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
不已坐是分司出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
與人按圖而北口之年至五十六果然膺上節待郎希亮

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心之
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將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濟
輔卒於京母老端平勿希亮養其母終身以文妻
端平使回端平由是遂遷上第四子悅度之即中恪
涇州權官恠大理寺丞學士李當以持使酒好劾用
財如囊上嘉宗家郭某入朝里之使有宗之在岐
下嘗從兩騎挾二人入朝某遂西山鶴起於前後騎
遂而射之不獲乃怒焉獨出後得之因與戰馬上
論用兵乃及人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猶壯節讀書

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過洛陽園宅光慶與公侯
等河北有田畝得帛千匹晚年省察不取避於光黃
間曰岐亭庵居疏人其後故隱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
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
而高曰此山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
蘇軾請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慙云

論曰乘雅恬退類不阿貴或有儒者之風擊淳靜而
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罕怨及官璽清修自守
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
說才智而寡廉稱論以此惜之 列傳卷第五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八

宋史二百九十九

開禧間言晉國事書前書丞相樞密使領事都統魏曉等奉

勅

狄棐 子道

郎簡

孫相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之衡

李盡

張洞

李仁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冲

崔鐸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以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
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

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為冠雖所厚準
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權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
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
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
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
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
府門禁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劾奏按視未及境衆
不自安裴馳白變請給以行河事至與轉運使李
絳誅首惡數人裴坐罷懦降知開州徙同州凶當三
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權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

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
仁傑告身與裴裴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
世孫裴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裴於上前
裴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
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為改愷弟不為裴裸死之日家
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為志於學每讀書意
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片
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
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憲時學廢越作
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劾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况

三百九十四
嗜於詩嘗讀其集一夢見甯為誦世所未見詩
及覺纔記十餘字連度足成之為佳賦篇後數月卒
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
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
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
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
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怙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
郎知分宜縣徙知寶州縣吏死子幼妻孀偽為券冒
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

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偽券示之弗類
也始伏罪徙藤州與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
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
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秘書少
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
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明堂遷刑部
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
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
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

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
小不憚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
頌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
其子孫為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為
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庶
稱蓋為絜所累絜終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
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
勘官不為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
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

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
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為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
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
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無起居舍人知
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
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闔文應獻計以藥化
鐵成銅可鑄錢裨國言祖德言為銅法所禁而官自
為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
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

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
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
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
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為巴州軍事
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為守禦備賊
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
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濠陽縣三司
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
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慶州歷江湖淮南

益州若轉運江淮制置改運使入為三司度支鹽鐵
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緡錦
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
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
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
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
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
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飢斥餘廩為糜粥賑救之權判
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
為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敷訐

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
後徙京兆七代祖蒞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
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乃去依其
親眉州刺史李瀉遂為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
高第為同川觀察推官遷者作佐郎知中年縣縣當
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
隸太常為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
罷之改秘書丞為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
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
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為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
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
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
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
名稱臣揚休言以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
之兼勾當三班院為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
未及謝卒揚休喜開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
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褚中所得上封
事十餘章其大畧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
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

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為人慎默世未常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痺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為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

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為史館修撰料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執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特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士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欽復九河故道時論重

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
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
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
知亳州遷穎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祇候李康
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謂公欲用為知制
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
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見大臣不公常欲百折之焉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
冀推轂中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
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統於進取嘗獻計修大塔
河無功自擊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為人
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群惟簡異之抱以
訪里之下者曰即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
政事顯既誦書口數千言為文甚敏未冠嘩然有聲
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
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開中外之謀洞以
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
進士中第調運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
民劉甲老強弟柳使鞭其婦既後杖夫婦相持而泣甲

四百令三不
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
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
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
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
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
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用刑
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
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為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
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為館
職居之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

蕃民去為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
諸路二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
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熾石以勲榮宜假之者
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
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
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為
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
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
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
廢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

司請附於廟知謂諱劉啟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天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詐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敬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故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別立廟不行轉大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文數有建明仁宗以為知經會復致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謝復賜詔論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為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蚕桑冀州謂之綏絹州朝廷以為內地不慮洞奏今滄口等處舟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為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為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為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

若總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曰君權開封府推官英宗
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或經旬不御正殿洞
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
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群材以禮先帝行罪之意厭
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為言遂聽命改試開封進士
既罷進試題曰孝慈則忘行方議僕安懿王稱皇事
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說獄宗說侍近
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為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
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

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
言唐宗室多賢輩如名士蓋其心也問使然國家本
支蕃衍無親疎一以厚薄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
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愛贊之則削公共之法
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
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嘗言上亦起潘邸賴察之
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使殿稱
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為江西轉運使江西
尋飢徵民積歲賦洞為表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
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蠲錢民使之後淮南轉

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也。不宣麥民樂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為糴麥不虧時而足。嗣在棟時夢人稱救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中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冠帶為其材。盡復其官。

領清樞密運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董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葉彥迪擊之。斬首數千級。乃棄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度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遂高其直。而售以糶。適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糶。請州官自糶之。歲可得錢三十萬。仕衡曰：「安得無入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之江增以轉粟糶... 遂行鼎議而關中六... 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 陝西軍費任衡言歲計可自... 因幸洛任衡獻票... 朝廷以為行召為度支副使... 永興同華耀四州舊率... 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 所取緡後百萬建言... 艱於得錢悉預假於... 利愈薄方春民不足... 而官用足矣詔優其... 錢帛芻糧各十萬見... 又助錢帛三十萬乃... 事權知永興軍進給... 州以之河北關軍儲... 真宗聞之以為河北... 緣帛各二十萬後集... 可食朝廷遣使取視... 志士衡奏徙州西北... 宋史列傳卷第... 十三

給錢全夏輸帛則民獲利
天下封泰山獻
大夫祀汾陰
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
知益
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
又貢絲綿
言粟腐不
下苦水
文餘

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折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維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成飢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寘棘園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

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屢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罪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堤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若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資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

府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特為
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為部故事不
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
又之不出大臣為言起事未與軍節度判官事歷
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與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
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為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
石刻為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為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
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
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所長短溥對其目請退而條

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十四事即日行之
餘下三司議可不於是帝以溥
嘗論陳恕等如法置雖無學在
知本亦宜假以已辭誘令開陳
貴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豈
入太廟身事問蓋以貴下賤豈
然悉置以官賜錢幣有差
司官官請著內外百官諸
祇獲遺獲西報章赴清遠后
勾當及作坊有州大水壞民

十四事即日行之
為能證輔臣曰朕
金穀利害必能究
知本等強項有用莫
貴問解疑準曰孔子
司之義也帝以為
事為左侍奏與燕三
事為定式於南門
是長舉在京會宣場
會故定州城未合

溥性剛直，與李... 錢廣二十五萬三... 林特勳承廷更定... 與東南茶皆倍其... 稅兼發運事使推... 受賞溥時已為發... 然茶法行之數年... 舊止五百餘萬斛... 餘畜高郵軍新開... 者還過泗州因載... 石輪湖石

衡夜校西增酒... 小信守奉法既... 至嘉宗歸入為... 而置江淮等處... 諸餉果增其為... 為使仍改西亦... 舊江淮歲運亦... 至六百萬而諸... 多風濤溥令漕... 積為長隄自是... 舟行無

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 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遺諸... 會帝意建慶靈殿王聖聖... 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 領順州刺史遷樊州團練... 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 大將入掌一調多授盜自... 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 五萬石總失二百石會溥... 使初議縣尉陳竊論榷茶法

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 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傳... 得與其事丁謂言溥蔬... 遂以為迎奉聖像都監... 河自言江淮歲入奉視... 舊漕舟舊以復運者軍... 所三綱為一以三... 等初運米一百二十... 部留其在特置... 為新法官... 中

卷之二十一 列傳卷第五

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王
問事焉馮拯對曰若用有材
也國無得畏慎小心言事未
益不疑然得及專利權內倚
執政曰群臣上言論事法官
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
令抵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
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
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
溥曰專且貪繇是寢為
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以
罷知潭州命御史

鞠治得溥私役兵為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

奸賊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使副仁宗即

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賊敗貶蔡州團練

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

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

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為一月計則曰為百日備尚

恐不支柰何為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

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

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

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使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為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為則所料湘為河北轉運使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僉書具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權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平籍為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

謂罷政事出則為京西四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以告食之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授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寧初坐丁謂黨謫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為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監法人便之

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公嘗就則假官舟販鹽
又以其子為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
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
隨上䟽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
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
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
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
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為衆人講易
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
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
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
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
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
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
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
服罷歸卒

薛頴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為嘉州司戶
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以將作監丞監
華州酒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
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

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粮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
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為峽路轉運
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
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為復其故城宜
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
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
歲為水所敗顏即北岸醜上流為支渠以殺水怒因
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
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
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抗徐州累遷光

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
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真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
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
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
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
闔之積數年為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
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
京卒于家嘗屬社衍為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
日謂衍曰薛顛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議也孫
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為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權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為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為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為使

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懼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白隸既可之失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歛刻剝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還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末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擁臣艦與之即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兀自以為當然無所愧憚

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為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懼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白隸既可之失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歛刻剝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還京師權貴尤為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末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擁臣艦與之即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兀自以為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為簡州推官以
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
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
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
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
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
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濬河百二十
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埭召伯
埭旁人以為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為三司戶部副
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

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與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
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
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于宰相不納後舉進士
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
爭事降監吉州酒索遷大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
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
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
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使卒
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

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
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
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為甚而州將日置酒無郵
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
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為追使者答之以侍御史為
京西轉運塞滑州决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
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涪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
薪穢困人力雖塞必决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
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
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捍守佐堂下劫之約

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
圍弛備置酒張樂堆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
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
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
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
州復為河東轉運使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
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
臺遷給事中喪明卒冲為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鈞
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暉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

員外郎知遂州建義軍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奸人
 事既施行徒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場峯
 更用州兵代其役方刑者卒數刻文邊戶守臣慮生
 事多以酒和遣暉請守臣歲特得行邊益募勇壯伺
 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
 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法潞州民大擾推其
 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
 為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
 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暉以為執
 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

龍圖閣待制知慶州寇并坑族亂禁兵討平歷知同
 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暉所
 至貪好以老益其在鳳翔轉運使薛尚被之急不得
 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登袁鄂合三州軍
 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唐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
 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徙兼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
 歐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智知南方事就除
 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教屬者莫後蒙賊又督轉粟以
 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之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

四百五十三方
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自民居輒賦易塞之瑜
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尺至五歲得石百萬為石
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吏等益刑路轉運使改江
淮制置發運使權天章開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
夫權三司戶部副使使使知高祀意瑜益上用兵禦賊
一事智高平召對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
守之策乃以為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
司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
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
一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隣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

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通州皆
發直平瑜謹厚以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極下急無
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
丞通判滁州後以文常博士召試館職下中選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為發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遠以禮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開待制河
北都轉使使言事者以為瀆穢等六州河可堰宜有
城守如堤以待矣丹詔昌言與臣官場懷敏在視懷

三
教以爲當城如延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
城之甚難而無利矣是亦論也亮自困非便也或請
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拒境又詔昌言與明鑄張元度
可至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
至今詔守者徒以畏寇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
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
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迫發湜罪湜生廢昌言
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外都轉運使請塞
高州河次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曹昌朝累論徙
江淮發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

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爲都大修河制置使辭弗許加
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得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
又知杭州加龍圖閣直學士德和滑州以老求罷乃以
知越州至京帥卒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
出與子爲僞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詰問之則
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承業即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
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
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
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士衡

